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一九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19)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陳述(S/4573)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十九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V. A.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
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19)

一、通過議程。

二、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陳述(S/4573)。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
陳述(S/4573)

一、主席：依照安全理事會以前所作決定，我請
馬利、幾內亞、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印度尼西亞、喀麥
隆、南斯拉夫、印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摩洛哥等國
代表各就理事會議席。

Mr. Mamadou Aw(馬利)，Mr. Touré Ismaël(幾內
亞)，Mr. Mario Cardoso(剛果，雷堡市)，Mr. Sharif
Padmadisastra(印度尼西亞)，Mr. Joseph Owono(喀麥

隆)，Mr. Koča Popović(南斯拉夫)，Mr. B. Rajan(印
度)，Mr. Rafik Asha(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 Mr.
Ahmed Osman(摩洛哥)應主席邀請，就理事會議席。

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在九一八次會議所作
陳述經譯成英語。

二、主席：如理事會各理事同意，我現在就請喀
麥隆代表發言。

三、Mr. OWONO(喀麥隆)：我要求發言行使答
辯權，對印度代表在第九一七次會議所說的話加以批
評。那次會議我不在場，所以不能確實明白印度代表
所要表達的意思。但是我閱讀速記紀錄看到下面一句
話，“儘管喀麥隆代表昨天那樣說，我們與非洲被解放
的國家有很多的血族關係”。〔第九一七次會議，第一二
九段。〕

四、我覺得我不應該放過那句話而不加以似乎必
要的說明，因為我不能確切斷定，印度代表說不管我
怎麼說印度與非洲被解放的國家有很多血族關係那句
話，究竟是指的什麼。這話似乎是指我曾暗示我們並
無共同之處。我覺得必須駁斥此種解釋，因為喀麥隆
共和國決無意思使它與非洲或世界其餘部份隔離；所
以我決不會說我們與印度或任何其他國家之間並無共
同之處。

五、我想我在那次陳述中所說的是這裏沒有一個人
能說，他對非洲比非洲人自己還更盡心竭力。我國
代表團認為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們相信像我們今日在
安全理事會中所進行的這種辯論可分為兩方面：一方
面是願意讓非洲享有和平與快樂的人；另一方面是利
用非洲以遂私圖的人。我國代表團深信處理非洲問題
的最好方法是設法像非洲人自己那樣了解非洲事務。
這就是我所以認為必須強調外國人不論如何關懷我們
的非洲總不能甚於我們自己的理由。

六、回到印度代表所說的話，我要回答他說，即
使我曾說過我們與印度並無共同之處，我也只能算是
錯了一部份。印度到底是印度；亞洲到底是亞洲；非
洲也到底是非洲。Mr. Menon 說過，我們當然有共同

之處；尤其是我們從前都是殖民地，受到同樣的外國統治。但是在現有情況下，我們正在逐漸明瞭我們這個大陸的實際情形以及我們生活在這個大陸的非洲公民對我們的同胞所負的責任。我們看到對我們的大陸所表示的關切與那邊正在發生的騷動有某種關係，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隨時促請全世界加以注意。

七。所以我提到這點的用意是在促請那些根據淺薄理由正在企圖干涉我們的事務的人注意，也許他們的用意仁慈、情緒高尚，但是他們時常不如我們自己那樣了解我們大陸的實況。這就可見，有時必須徵求非洲的意見。

八。我在那次陳述的其他部分也曾強調說過，非洲不欲再處於聯合國的託管之下。我是一個舊日託管領土的人，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說，我們與其受國際託管倒不如成為殖民地，因為託管會使每一個人都可把我們捲進冷戰，或是熱戰，或是潛伏的戰爭，或是正式宣佈的戰爭，或是任何種類的戰爭。此時非洲的面目正在改變，我們當然要別國幫助我們，但不要管理我們的事務，否則就成為一種國際託管，這對我們的大陸沒有好處。

九。我曾本着這種想法，繼續說別的大陸此時也有問題，亞洲就是一個例子。印度有它本身的特殊問題；但是據我所知，沒有一個非洲國家被邀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知道現有嚴重問題使印度與其他亞洲國家意見分歧，該由國際注意，但是沒有一個非洲國家出面干涉。難道全世界繼續在想非洲永不會成為非洲人的非洲，非洲永不能自行表示意見？這是聯合國應該記住的問題。

一〇。喀麥隆代表團深信如果大多數會員國認識非洲人能夠處理自身事務的時候已經到來，今日非洲所面對的問題和聯合國正在進行的有關論戰，其中多數便可以避免。舉一個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僅有一個獨立國家；後來又出現了第二個國家。有一個長時期，衣索比亞與賴比瑞亞乃是非洲僅有的花。今日我們有二十二個獨立國家。非洲人民不久便要擺脫殖民地的羈絆。

一一。我相信從現在起全世界能給我們的協助，應該限於詢問我們需要什麼而不是強使我們接受它所要給的。

一二。印度代表發言的目的，在表示喀麥隆代表抱着一種孤立主義，一種地方觀念。我從無這種意思。我祇是說我們也願意人家詢問我們對我們自身事務的

意見，我們不要他們設法證明他們較我們成熟，他們有更多的民主政治的經驗，他們比我們懂得多等等。這是有自尊心的非洲國家所共有的感覺。我要對非洲的外國民族和接受干涉政治的非洲人說，任何言論，凡含有那種意思，或者似乎是否認非洲有權主張對其事務享有主權及照非洲人的了解來保持秩序的，都是喀麥隆政府所反對的。

一三。每逢我認為必要時，我便要請求准我發言，以便重向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說，我們認為表示非洲事務是非洲人的事務這種信念的時候已經到來。我向世界各國說“不要干涉非洲！”我說非洲終是屬於非洲人的。只要我覺得這個機關中有人發言含有否認非洲人此種權利的絲毫暗示，我便要重申此種立場。

一四。主席：我請幾內亞代表發言。

一五。Mr. TOURE Ismaël (幾內亞)：主席先生，我要透過你來感謝安全理事會使我國代表團有機會在此次討論中發表幾內亞共和國的意見。我國和我國人民都認為剛果目前的事件不僅對該國前途極其緊要嚴重，而且對非洲前途也極緊要，嚴重。

一六。我國代表團不是以一個常被稱作“親魯孟巴”的代表團，而祇是作為一個對所有涉及我們在非洲的獨立與團結問題都極表關切的代表團發言。

一七。今天我們有理由說在非洲聯合國實在已與比利時及別的國家同處於被告的地位。但是我們仍然抱着希望，因為我們對非洲的事情有經驗，我們知道剛果人民終於會自行掌握命運。

一八。在我們擺脫殖民地羈絆以前，我們在幾內亞也有過悲慘時期，分裂、仇殺、內鬭，層出不窮，但是我們知道這些都是由殖民主義者惹起和保持的。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過許多次部落戰爭。幾內亞人的野蠻習慣已經大事渲染。人們能說我們自相殘殺，能說這是多少由於我們還保有石器時代的心理狀態，總是感到非常滿意。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不多幾年以前。即使在實施“綱領法”的時期，我們境內也發生過大屠殺，但是這種屠殺是由殖民主義造成的。我還要強調說，當幾內亞人民團結起來與殖民主義相鬭爭時，他們了解往事的重要及意義。

一九。此時有名的全民選舉在當時經戴高樂將軍宣告時，幾內亞僅有兩種政治運動。其實兩種已嫌過多，因為唯一爭執的問題不可能使幾內亞人民分化：即終止外國統治問題。事實上，在戴高樂全民選舉以前

所有的這兩種政治運動在我們獨立前便已合併，在投票前即已合併。他們合併是因為明瞭他們的首要目的在終止外國統治，他們明瞭殖民制度使我國的進步遲延了數十年之久，我們需要所有受過訓練的人一齊努力於補救舊制度所造成的嚴重損害，建立起一個新的、獨立的、自由的、光榮的幾內亞。

二〇．此刻我國已在非洲基礎上達成統一，它相信非洲大陸上所有其他部份都會達成統一，並會認識非洲的統一是對付帝國主義者及其顛覆陰謀的唯一可靠的防禦。

二一．我已經說過，儘管我們有正當理由對此時以聯合國名義在剛果進行的行動作種種批評，我們尚未失去希望。我國代表團認為剛果問題對它有特殊關係，因為我國在比國侵略剛開始時就派軍隊到剛果去，這就顯出它與剛果人民同一命運，並認為整個大陸的前途要依靠剛果的獨立與統一。

二二．在對剛果問題所作的多次討論中，我們常常重提這些基本原則，此時無須加以引申。但是我們必須重說，我們確信剛果的情況已使聯合國採取一種拒絕正視事實的駝鳥政策——縱然它會因此而被牽連，亦所不惜。

二三．事實上，至少就第一個階段來說，已遭受一次挫折，但是任何挫折都是可以挽救的，只要我們承認這是挫折，不要引用憲章或就人權問題作人道性質的說法來辯解。此時在剛果成問題的不是人權而是人民的權利，剛果的主權、獨立、統一及完整。我們不很重視常常聽到的那種關於人權的巧妙言論，原因就在此。非洲已有向它表示人道情緒的經驗，可以我們眼前的兩個流血例子來說明：阿爾及利亞與剛果。

二四．我們說，聯合國在剛果的第一階段的行動已遭受挫折，我們是說安全理事會的訓令與剛果現有的情勢實有基本差別。根據訓令，要幫助剛果政府處理因比國侵略而造成的情勢。但是今日我們所看到的情形怎樣？剛果的政治統一已經全部破碎。比國的權力已經加強，他們正在勝利地回到雷堡市、卡坦加及剛果其他地方。沒有人再提領土完整，決不會有這種話。我們知道已經商量好的一切分贓計劃。不僅剛果人民顯然感到不安全，就是那些誠心誠意本着很自然的團結精神來協助剛果人民的人也都顯然感到不安全。此種不安全的感覺甚至導致對聯合國軍隊進攻，而為剛果最屬望的民主政治此時已遭窒息。這就可見已經遭受一次挫折。

二五．當然，我們知道有些國家並不認為剛果的根本問題在比國侵略；它們也並不關心保護剛果人民的獨立、統一或領土完整。它們有其他目的。有些人還公開說，只要使 Mr. Patrice Lumumba 那一類的人不能活動，剛果就可太平無事。有些大國明白宣稱，Mr. Patrice Lumumba 是剛果的阻礙物。此話怎講呢？那必然是因為他在非洲代表某些力量。第一，他代表保衛他的國家的主權、獨立及其全部利益。同時，他代表解放，並不是代表徒有其名的解放祇有國旗、國歌、一個激勵他人發表尊敬的演講的國家元首而無政治意義且不涉及社會進步的那一種解放。這些國家顯然認為這樣一個人是危險的，一切黑暗勢力就聯合起來消滅他。

二六．我們知道有一個代表團它是怎樣倉猝地被准許出席本大會的。我不能稱這個代表團是剛果共和國代表團。這是一個總統代表團。在聯合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國家可由政府派出的代表團代表，也可由共和國總統派出的代表團代表，假使它是王國，那就是王家代表團。在這裏所代表的，已不再是整個國家，而是一個人。

二七．我們當時曾表示，選擇這個代表團的決定違反剛果的利益，祇能使情勢惡化。此時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我們曾說，聯合國不能讓一個由主張分離的卡坦加的代表和非法奪取政權後在剛果成立的非法機構的代表所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我們曾強調這點，並指出聯合國到剛果去是幫助剛果政府應付侵略並消滅使剛果分裂的離心力。

二八．但是倘使我們讓 Colonel Mobutu 的幼稚而不負責的專員以及卡坦加的代表——這些代表曾猛烈反對這種不合法的步驟（我們不同意他們舉出的理由，但必須指出他們確曾提出抗議）——到聯合國來出席會議，我們所採取的行動直接違反保全剛果的計劃。可是此種行動畢竟被採取，因為聯合國內有勢力的國家予以支持。

二九．一種巧妙而短見的計劃就在那時作成。它的目的在不惜以任何代價來侮辱 Mr. Patrice Lumumba，將他綁着手在雷堡市遊行毀掉他的政治聲譽這樣就可使 Colonel Mobutu 和他的青年學生有機會控制國家，當然這些都是由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及其同盟國贊同的。

三〇．現在已明白 Mr. Patrice Lumumba 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樸實無華的人而已。他代表剛果的法律、

秩序和人民；他代表獨立與主權，代表非洲今日極感寶貴的一切東西，非洲新近獲得的尊嚴，以及非洲在世界上單獨有所作為的機會。

三一．此種見解顯然不是那些以為透過聯合國這種機關可用這些崇高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來幫助缺少經驗的劣等國家的人所贊同，而這種思想總是對我們不利，也總是想使我們永遠處於劣勢。

三二．所以整個非洲一致反對那種壓迫剛才脫離奴隸狀態的人民的箝制行動。當然，一旦到了議會關門，政府解體，政客互相爭鬭，全憑刺刀發揮威力的階段，我們不論說什麼都不會有何意義，因為那時已不再有什麼國家了。在此種情形下，一個殖民地倒還有較多機會，保持秩序，因為殖民地至少還有一個負責當局——殖民國家。但是目前我們在剛果看不到負責當局；事實上也的確沒有。

三三．所以，今日聯合國在剛果可以為所欲為，可以言所欲言，不論採取任何立場都可加以辯護。在我們看來，更嚴重的，是剛果政府儘管求助於聯合國，而奪取權力卻是在剛果有聯合國在場時準備與實行的。聯合國祇是袖手旁觀，而且告訴我們說，它以不干涉內政為妥。非洲人認為此種態度毫無理由。當你為了友誼與團結被請進來後，我們不懂何以會看着請你幫助的人遭害而不加援手，還說你不負責。

三四．當然，聯合國並不總是不作主動。我們知道舉例來說，在東方省正在發展一種可能不利於比國人及其他人等的情勢：聯合國雖未逕將他們置於它的保護之下，但報紙卻在同時發表說在雷堡市的政治領袖將不再受保護。這是矛盾的。一方面並不採行動，而且總可找到藉口：即沒有負責政府；對於一個未經正式承認的當局卻與之暗中合作；這個當局非不能正式代表任何人，卻被用來為一切辯護。另一方面，只要某種利益或某種文明受到威脅，立即記得憲章規定對人加以保護的行動。

三五．這又是我們所譴責的在剛果發生的情勢。但是這一次不是講空話了。我相信，凡是知道非洲的人都了解非洲不肯接受失敗。如果失敗，那是聯合國某些官員的失敗，不是我們所了解的聯合國的失敗，也不是非洲的失敗。

三六．但是，聯合國憲章此時正在被人利用以辯護一種根據雙重標準的政策。就國家軍隊來說，在某些區域內，他們正在被迅速繳械，而在其他地點卻引

用同樣原則來支持是所謂聯合國不該解除剛果國家軍隊武器的主張。

三七．此時東方省顯然有極大危險，因為一種脫離中央的趨勢已經存在，而誰也不能為剛果的脫離運動辯護。可是我們也看到卡坦加的脫離份子和Tshombé受到何種的待遇；聯合國本身使此種脫離成為事實，准許Tshombé成立脫離中央的政權並使該政權成為合法。反對這種政權的人就在報章上被稱為叛徒；甚至聯合國也反對他們。這就是確有雙重標準的證明。

三八．倘使此種政策純然是偶然的，不反映一定的邏輯，我們就不要再說什麼話；但是，據我們所知，聯合國此種態度有一種邏輯作根據。無論如何，此項政策並不正直，這點誰也不會否認。它還有一切矛盾的記號跡近不合情理，這是所有為歷史譴責的任何制度的特徵。這就是說凡是為歷史譴責的政策不再會採取一條有事實可據的直線。正如在此次辯論中所指出，我們正在應付政治性的游移不定情形。

三九．我要說我們從未失去信心，因為我們知道此時以為有某些大國支持保護的那些剛果人總有一天會知道他們的錯誤，覺得他們與他們的同胞，比較與某些可共安樂的朋友易於達成某種諒解些。這些朋友已就他們的立場合法、國家元首個人不可侵犯及其權力不可爭論等點說了許多話，縱然誰也不聽這些話。我們此時又聽到有人高談一國元首的權力以及他的不容爭論的法律地位等語，這個元首與國務總理發生爭執後會命令軍隊放下武器，本國軍隊卻不承認他。軍隊並不聽命。

四〇．這個國家元首還得應付卡坦加脫離的問題。該省此時正在自行鑄造貨幣，這就否認元首的權力。此一元首的力量也可說已被有名的Mobutu上校取消。這上校業已奪取元首的一切權力，不再承認元首的地位。此一元首下令免除國務總理的職務和改組政府，在國會內付表決時卻一連失敗兩次。

四一．正是這位國家元首，反對由國會成立的政府，就是和他被任命擔任現職時同時成立的政府。因此，坦白地說我看剛果民意沒有那一部份對這個國家元首的權力是不曾發生爭議過的。

四二．有人或許會告訴我說他仍是國家元首。這樣就不可能再說不願解釋剛果的“根本法”了，因為此種論據已經不能再用了。如果我們認為剛果仍有國家元首，我們必須承認還有一個國會和一個臨時政府，而且根據同一法律，在國會兩院成立另一政府以前，這個政府必須處理目前的事務。

四三．有人採取反對干涉與調停的堅決立場，但並不本此立場作出當然結論。我要敘述這種情形，他們所以採取此種態度，目的不在使他們在剛果想要執行政策時有權力，而在使他們在剛果想要執行政策時有工具。這就是他們所以要把國家元首隔離起來並使他處於完全違反該國利益的地位的理由。

四四．這個國家元首此時與卡坦加脫離份子的關係頗為友好。證據是他派到我們這裏的代表團中就有該省的一個部長在內。他現在和 Colonel Mobutu 也是非常友好，儘管 Mobutu 把該國的民主政制和法律踐踏在腳底下。證據是代表團內就有 Colonel Mobutu 任命的兩個專員。就是在紐約他也說剛果的國會是不合法的。這位國家元首認為他的國會是非法的，但是，選他當國家元首的也就是這個國會。這就是今日剛果的國家元首所採取的立場。

四五．我還要說，在另一方面 Lumumba 總理始終贊成和解。在他被非法逮捕前數天，他曾說——我想那是他最後一次公開聲明——他準備歡迎聯合國正式成立調解委員會，樂於和它會商，討論可以促成全國和解的最好方法。這就證明他對聯合國的行動尚存有幾分信心。但是誰也不能要我們盲目地信任那些聯合國官員，因為他們公然號召，藉以支持不合剛果利益的立場，甚至支持非洲利益的立場，即是支持一種有傷非洲尊嚴的立場。我們認為那些陰謀侮辱並捕逮 Lumumba 的人，不僅是侮辱他個人和剛果人民也是侮辱整個非洲。

四六．我當然要回到和解這個重要問題，因為和解乃是對剛果衝突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非洲亞洲國家所提計劃的主要宗旨。亞非國家認為促成剛果領袖們和解便可終止剛果的騷動情形。

四七．但是，這個調解委員會的現有情形究怎樣？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剛果國家元首致秘書長一函。我要從這函引述幾段話：

“Mr. Lumumba 被逮捕後，此時全國就可集中力量從事建設……”

換言之，剛果國家元首在請求聯合國接受由他送到這裏來的人作為剛果的代表團後便回去了，而且不顧他對剛果問題諮詢委員會所提的等他一到家便盡力便利調解委員會前往訪問的諾言，他回去後第一件事就是逮捕 Lumumba 並把他禁閉起來。他這就是說：“此人既已關在監獄，調解委員會可以前來，建設亦可開始”。Mr. Kasa-Vubu 又說：

“可是，我覺得調解委員會似乎不宜來得過快……”

儘管已經發生了各種事情，剛果國家元首卻說我們必不可急急從事；此時並無緊急問題，也沒有嚴重事項：

“我怕使調解委員會到達過早反會無法充份發揮斡旋作用。工作必須準備起來……”

你們看：一個調解委員會的任務是到一個國家去客觀地，自行考察情勢並自行作出決定；現在卻說這委員會的工作必須準備起來，這不啻是告訴我們說：“在它到達以前，工作必須準備好”。我們看看究竟如何準備。國家元首對我們說出下面這句話：“工作必須準備起來，調解委員會的行程……必須包括……”我強調“包括”這兩個字，這是說該委員會不能按其自己擬定的計劃自行前往實地視察，它的行程必須事先排定，換言之，該委員會所會見的人民必須準備等等。“……該委員會行經各省都會時必須會見當地知名人士、政治領袖及各種民選議會的議員”。祇有這函提到剛果的民選議會。在雷堡市的國會卻一字未提，但在各省內當然有民選議會的議員，和這些議員，討論是被認為很重要的。我重說一遍，這同一個國家元首曾說過中央國會是非法的，不必再去理它，但是在各省內卻可會見各民選議會的議員，只要行程事先排定，該委員會不能隨便到別處去。他繼續說：

“此項工作需要一些時間而且鑒於非洲國家元首即將在布拉薩市開會，我不知道準備工作怎能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完成。”

的確，在布拉薩市即將舉行會議，關於此事我們已聽到許多消息。此舉實係干涉兩個使非洲大陸深感悲傷的悲劇——剛果悲劇，及阿爾及利亞悲劇。

“作為第一個步驟”剛果這位國家元首說，“你如能保證關於下列各點不再有疑問”——我想這點是信內最露骨的部份——“我就很感激：——這幾點是要在調解委員會出發前弄明白的——

“一．參加委員會的國家；”

我們知道已經決定，已派遣軍隊到剛果去的十五個亞洲非洲國家將被指定充任調解委員會委員國。但是十二月六日 Kasa-Vubu 總統告訴我們說：“關於參加此委員會之國家，必須大家商得同意”。真的嗎？

“二．調解委員會在剛果停留期間所任工作的性質；”

該委員會擔任何種工作？它既稱為調解委員會，顧名思義，它的工作是在探討可使剛果政治領袖和解的一切可能方法，但是現仍有人問我們它的工作究屬何種性質。該委員會是否準備同意一種解釋，即聯合國可將 Colonel Mobutu，國家元首以及各高級專員認作剛果之合法當局與合法政府？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第三，這位事事小心的國家元首又說：

“三．消除由於某些國家的代表態度奇怪而使剛果遭遇的危險。剛果已不得不與那些國家斷絕外交關係。”

聯合國必須作某種擔保，調解委員會如果有某些國家的代表擔任委員，這些代表不能反對他對現有情勢所抱的主張。這是很重要的幾點。我們還要補充說，請派調解委員會到剛果去的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是在九月二十日通過的。

四八．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又有第二次來文，其內容如下：

“你十二月七日的來文告我關於諮詢委員會對聯合國在剛果行動的反應。”

這次來文又是給秘書長的，由兩人具名，一是共和國總統 Mr. Joseph Kasa-Vubu，一是辦理外交的高級專員。在我看來，我們現有的這種情形不僅非法，抑且滑稽，因為三個完全分開的問題竟然混在一起。我不懂此種文件怎能由聯合國收受登記。我不再繼續引述。我想我這點意見是大家都明瞭的。

四九．我要回到在此次討論中所提出的幾點，這幾點顯出，我們期望中的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與聯合國負責官員對他們在剛果所負使命的解釋很不一致。秘書長在十二月七日向安全理事會作陳述時曾心平氣和地說：

“聯合國爲了憲章明白規定的目的，根據憲章明白規定的原則，派遣軍隊與技術人員到剛果去。”

很好；但是，他接着說：

“目的是保護剛果境內因國家安全制度崩潰而陷於險境的生命與財產，俾可消除比利時軍事干涉的理由，從而減少國際間認為對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第九一三次會議，第十五段及第十六段。〕

我想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全部誤解。秘書長說目的在保護剛果境內因國家安全制度崩潰而陷於險境的生命

與財產；換言之，因為剛果的治安力量業已不能保障安全，生命與財產就發生危險，而且比利時干涉行動的理由必須消除。

五〇．因此，聯合國所關心的不是對付比利時的侵略；而是消除比利時舉出的進攻剛果的理由。假如真要消除引起比國人進攻剛果的一切原因，那就不會有剛果留下來了；甚至連聯合國託管也沒有；這就是說，只要是屬於剛果國家的、有價值的，都要被破壞無遺。這就是說，剛果要再度殖民地化。比利時軍事干涉的原因在剛果是大家知道的；這些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假使這些原因就是與在剛果國家軍隊中激起的騷動，一起消除的，那末這種解釋與我們非洲國家所渴望的就真有重大的抵觸了。

五一．秘書長說，目的是“從而減少在國際方面認為對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顯然，採用“在國際方面”數字是爲了避免提到國內法。此時不再有保護一個國家的問題了，這個國家剛剛宣告獨立，剛剛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已經遭受攻擊。這裏已不再有侵略問題了。無論如何，已沒有人能再談到侵略了，因為所有侵略的目的今日都已達成，至少眼前是如此。但是，倘若以爲勝利已經確定，那真是一種幻想。我們決不相信侵犯一國的獨立、禁止它的人民作聲和打擊民主政治的行爲會成爲確定而無可改變。這種行爲只會暫時成功，等到時機到來，剛果人民自己才是最後的裁判者。

五二．秘書長的陳述中有關於嚴格中立的幾點意見。他說聯合國的行動不能被任何人或被任何黨派用以達到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保持一國的獨立與完整一種政治目的，就不能利用聯合國來追求此種目的。這就是此種所謂中立造成的結果。我再宣讀這項陳述中的一段：

“凡是想以超然與客觀方式處理人事的人的確都有一種共同經驗：那些以爲如無此種態度便更有機會實現他們特殊目的的人們將會對他嚴加批評。”〔同上，第十九段。〕

關於這點，我要講一個非洲諺語：當一片枯葉被風吹起飄盪於高空時，會自以爲是在飛行，是正支配全局。

五三．關於決議案，據稱：

“此決議案並未特別說明聯合國軍隊要維持法律與秩序，但自上下文可以明白看出這是它的主要任務。”〔同上，第二十五段。〕

這裏有一個國家，它的憲法被人漠視，而竟有人說，除了無可爭議的國家元首外（你說無可爭議，因為他贊成你們的計劃，但別人全都認為有爭議），不牽涉法律或憲法。接着我們又聽到維持法律與秩序的話。

五四．我們特別注意到秘書長陳述中的下面一段話：

“必須提到：在這個開始階段，關於剛果的憲法問題或政治制度問題不是聯合國所關懷的。聯合國軍的任務是一種警察任務，即保護生命與財產，對付暴行與騷動。”〔同上，第二十六段。〕

誰的生命，誰的財產？我們不知道。

五五．我引到此為止，因為問題似乎很清楚。我要直接回來論到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S/4387。該決議案規定得非常明白，特別是案文第二段規定如下：

“決定授權秘書長，商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對該政府提供必要之軍事協助，直至該國治安力量藉剛果政府之努力及聯合國之技術協助，據該政府之意見足以充分負擔任務時為止。”

自那時起，變化頗多。當時已無政府可與磋商。協助留在一種真空狀態。此種協助是可有藉口的。因為已沒有不許找藉口的情形。剛果法律已無人再提。

五六．我們在 Mr. Lumumba 被捕後所獲得的報告書〔S/4571 and Add.1〕明白顯出情勢非常嚴重，因為 Mr. Lumumba 是由聯合國軍保護。此外還有剛果軍隊佈哨；Mobutu 的軍隊也是保護 Mr. Lumumba 的衛隊的一部份。這是一種極嚴重的情勢。有些軍隊是在保護他，另有一些軍隊，我們確實知道是奉命擔任完全相反的任務。但是據稱：“只要他不出門，就決無事；我們不管誰進誰出。”

五七．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事都會發生。處於這種情況，我想最壞的事就是向那些不顧你的困難的朋友求助。

五八．我要向安全理事會宣讀幾內亞總統 Sékou Touré 關於剛果事件的兩次來電。幾內亞共和國總統的第一次來電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給秘書長的，內容如下：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幾內亞使館遭受逐出剛果國境之專橫處置。幾內亞共和國政府對此種違反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精神的非法措施，至感憤怒，對聯合國駐剛果代表的袖手旁觀表示抗議。

我們促請聯合國恢復此二使館之地位並防止有類似不法行為再度發生（署名）Sékou Touré。”¹

第二次來電的日期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電文如下：

“幾內亞共和國人民及政府對 Mobutu 武裝隊伍加諸 Lumumba 總理之種種侮辱深為憤怒，並向閣下表示非常憂慮，因聯合國駐剛果代表抱着公然支持非法與專橫行動的態度。鑒於此種情形，幾內亞共和國保留一切權利，以便在純粹非洲範疇內尋覓支持剛果人民與一切殖民主義鬭爭之其他方法（署名）Sékou Touré。”²

五九．我現在要從我們在十二月八日聽到的阿根廷代表言論中宣讀幾段。阿根廷代表以很溫和的態度，用完全可以接受的措詞，提出意見。但是，我們不完全贊成他所說的話，尤其是不贊成下面的一段：

“聯合國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一四九八（十五）使剛果共和國總統 Mr. Kasa-Vubu 指派的並由其本人率領的代表團出席大會。這顯然含有承認這個由國家元首任命的而且此時有效執政的政府為唯一剛果政府的意思。”〔第九一四次會議，第七十一段。〕

換言之，他向我們說，這位國家元首既已出席，他就代表剛果的法統。當他和他的代表團出席後，就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既然讓他及他的代表團出席，他就是唯一可以任命剛果合法政府的人。我們真不懂此種理論；照這種說法，只要照下面這樣開始就說，還有何事不可能。

“此種明白的承認就是說，除了總統任命充任剛果政府人員或代表者外，聯合國不能接受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的人的證書。”〔同上。〕

這樣，國家元首就可任命甲先生，或乙先生，儘管他們並非剛果國民；只要他任命他們並宣告由他們代表他，事情就已完畢。這個國家元首比帝王還大。由此可見，我們這個聯合國使他有權任命部長，不僅任命部長，還公然違反他的國內法律，使他們代表政府執行職務。我們還使他有權力指派國外代表。換言之，我們使他有權力支配外交政策。這也是違反剛果法律的。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五，文件 A/4617。

² 同上。

六〇．阿根廷代表續稱：

“Mr. Lumumba 在剛果宣告獨立時擔任總理之職，但此時已不是 Mr. Kasa-Vubu 所領導的政府中的人員……”〔同上，第七十二段〕。

這樣，Mr. Kasa-Vubu 不僅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的首長。他現在擔任雙重職務，而且不久他還會代表國會。屆時整套戲法就要全了。

“因此，聯合國不能認他掌有行政權力，也不能用他以前的官銜稱他，因他已不再有此種銜頭……”〔同上〕。

更有意義的是下面的一句：

“當然 Mr. Lumumba 仍是議員，因為國會並未解散。”〔同上〕。

此話露出了破綻。Mr. Lumumba 是一位議員，因為國會並未解散。但是，當這個國會表決廢除一項決定時，我們卻一聲不響，說國會此種裁定並不合法或不存在。國會通過了兩項重要決定：廢除國家元首免除總理職務的命令；對總理通過信任票，並給以代表國家行事的全權。這是國會所通過的兩項很重要的決議，國會並未解散，Mr. Lumumba 才仍可被認為議員。

六一．此一國會——並未解散，乃是我們承認 Mr. Lumumba 仍為議員所依據的權力——對國家元首派遣的代表團在此出席會議表示抗議。但是，據說這是國內問題。可是我們倘使要想合理就不應該再把 Mr. Lumumba 稱作議員。我們為何仍稱他為議員？因為國會並未解散。所以我們必須繼續作此種合理的推論。我相信只要我們願意，我們立即可以發見誰是剛果人民的敵人。此外，既稱國會並未解散，此話就可立即用來將 Colonel Mobutu 判罪。

六二．這些就是我們從阿根廷代表的陳述中摘出的少數幾段話。這次陳述措辭雖很溫和，但對剛果現有情勢提出許多很危險的意見，溫和的言論總很受人歡迎，因為可以保持各代表團間的友好關係。但有時此種言論對人民所遭受的危及他們生命的悲劇提不出解決辦法。剛果的情勢非常嚴重，關係到該國的獨立與統一。

六三．因此，如果准許我們在此次陳述中對安全理事會可能作出的決定提出數項建議，其中之一就是首先要求採取行動，釋放合法的剛果總理 Mr. Lumumba 和其他一切雖然享有國會特權，但此時都被監禁的許多人，庶幾使聯合國所負任務名實相符。

六四．我們還要採取行動，使剛果國會在不久將來召開會議並予以保護。我們並相信和解委員會如欲做有益的工作，便應該成為調查情況的委員會。

六五．這是我們提出的少數建議，我們的確不很樂觀，因為我們很知道，辯論是時常不以邏輯為準的；而且常時在討論尚未開始時，事情就已決定。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國在管理本國事務時完全遵照聯合國的指示。但是所有國家必須確保對本組織所作的貢獻合於自由、尊嚴與人類團結的利益。

六六．最後，我要宣讀本代表團最近接到 Sékou Touré 總統從康那克立發的指示，宣稱幾內亞共和國既已不得不退出和解委員會——由於延宕與遲疑，該委員會此時已全部癱瘓，而且無論如何，派遣該委員會，無非要使不合法的行動蒙上合法的外衣——雖然希望那些仍然相信該委員會對剛果多少有些好處的其他代表果然所信不虛；卻要將幾內亞軍隊全部撤出剛果並請儘速完成此項撤退。我現在要宣讀幾內亞總統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和秘書長的電文：

“認為聯合國處理剛果事件的現有行動明白表示其立場為袒護促使剛果國會不能行使職權及非法逮捕合法政府首腦人員的憲法上不負責任的人，認為幾內亞軍隊參加聯合國軍事協助的唯一理由為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支持剛果政府及人民，以便擔保該國國家機構發生作用及保障其獨立與領土完整。我們深感憤慨，譴責這個國際組織竟與剛果篡奪權力的人串通一起。我們決定將幾內亞軍隊立即撤出剛果。請你保證他們迅速遣送回國。”〔S/4594。〕

六七．這就顯出，照我們的意見，雖然協助剛果仍是重要工作，不僅對剛果本身與整個非洲非常重要，甚至對世界力量的均勢亦很重要，但是實施此種工作必須毫不含糊，不得曖昧或猶豫。這就是我們今日所以必須強調說明當幾內亞看到在剛果有陷於悲慘失敗的可能就決定撤退的理由，雖然有人對我們協助剛果保持及鞏固其獨立的熱忱曾表示過懷疑。可是，幾內亞不僅對剛果仍然充份信任和充分友好還準備考慮對剛果人民作其他方式的協助與財政援助。

六八．主席：如果理事會理事們允許，我現在請剛果(雷堡市)代表發言。

六九．Mr. CARDOSO (剛果，雷堡市)：我本不打算在此次辯論中再度發言，因為我在開始就已說明

解決我們問題的真正途徑不是在此地所能找到的。可是，鑒於對我國所說的一切，鑒於所說的種種錯誤的話，我覺得必須答覆。批評人並不是我的意思，至少不是我的本意。我讓任何人自由發表意見，同時保留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利。

七〇．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秘書長函[S/4592]不能視為與 Mr. Dayal 給秘書長的報告書[S/4590]同樣重要。主席先生，這對貴代表團是不幸的。你可能會認為設法替 Lumumba 的擁護者在斯坦利市的暴行作辯護，支持他們在那邊所製造的混亂和他們的極端種族主義政策將是浪費時間。我可想像到你在斯坦利市街上的情形。你也可能像別人一樣地，被拖入泥淖，也許不是全無理由。事實上，你是歐洲人，與其他殖民主義者相同，除非你在此地正式否認。

七一．秘書長曾對印度尼西亞代表解釋他所說的“大束縛”與“對剛果現有特殊環境作〔調整〕”的意義（第九一六次會議）。秘書長這些話的意思是說聯合國剛果辦事處不能繼續訓練已成為政治工具的軍隊，而且如果開支的性質一部份是“違反我們自己的目的”，聯合國在預算方面也無法幫助。秘書長此項解釋說明了賬目，也說明了方案。

七二．我們知道，某些自稱為是我們友人的國家，也許用意很好，卻拒絕負擔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的費用，以致影響該處的工作。因此，我們了解聯合國何以必須採取緊縮政策。這不是因為開支的部份性質與聯合國的目的相抵觸。

七三．真相是必須說明的：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的錢已快用光了。可是，關於秘書長的那項陳述，我們要多知道一些詳細情形。秘書長先生，何種開支與你的目的相抵觸？那些目的是什麼？單給我們數字是不够的。你如能為我們詳細分析此項預算，我們便可了解你的政策。如果你很難在這裏，在安全理事會裏，給我們此項資料，或是這樣會不必要地延長討論，甚至弄壞空氣，我們準備在處理預算問題的第五委員會內聽你的答覆。

七四．關於訓練軍隊問題——即你現在認為已成為政治工具的軍隊——我們自始就希望聯合國剛果辦事處幫助我們改編軍隊，自七月事件發生後，我們的軍隊遭受嚴重的損害。既然秘書長剛才說過他不能，甚至他不欲再幫助我們，你們可以明瞭我們自己將採取必要措施來作此項改編的工作。我們尚有別的可做

嗎？秘書長已經發表陳述。假使明天你們看到此種陳述的一切暗示成為事實時，那就不必感到驚詫。

七五．我現在要多少詳細檢討種種陳述，但在檢討前我要揭穿一個人的政策，你們替這個人辯護，你們把這個人看作一個象徵，但是他祇象徵種族主義和我們國家的毀滅。

七六．我這裏有一封信是 Lumumba 總理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寫給各省省政府主席的——他說“卡坦加”除外，好像他已批准該省獨立。各位當能想像到，我這裏所有的是此件文件的影印本。我不能將原件帶在身邊，否則就會使別人有攫取的好機會。不過，到軍營中去取得此項原件的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可在這裏告訴各位說我決不是信口開河。

“主席先生”，他在信上這樣寫着，“我要請你們注意，為了迅速恢復全國的秩序，上下兩議院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三日召開特別會議，決定以全部權力授予政府。”

“全部權力”的意思是說政府對於一切問題均可酌量自由處置。這是我請你們注意的專橫之處。

“……以便消除弊端、騷動以及與剛果獲致獨立以來由我依法主持的政府的意志相抵觸的任何行動。

“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內的民族主義份子就該利用此種獨特的機會，使全國秩序恢復並使業已確立的當局受人尊重。

“迅速完成我們這項工作的最有效與直接的方法可以撮述如下。”

我要請各位聽聽下述種種如何惡毒：

“一．建立絕對獨裁並以各式各樣來實行；

“二．必須以恐怖手段懾服人民；

“三．使用軍隊，有系統地逮捕一切反對份子。在雷堡市的，包括國家元首和他的親信，由我個人負責。”

此話使人聯想起某些類似情形。

“數星期前，鑒於卡坦加與南卡塞的現有情況，我曾派國軍拘捕 Tshombé 與 Kalonji 二人，可能時甚至加以殺戮。如果此二人與 Mr. K. 被處置了”——我想這不是指的大 K，而是 Kalonji——“我們當前的問題就可毫無困難地解決。

“四．拘禁各部長及有時濫用國會特權的下議員與上議員。你如果對於這些人毫不寬恕，一律予以逮捕，並以十倍於對付平民的嚴酷手段來對付他們，我就很高興。”

各位，我還未讀完。

“五．恢復體刑，對反抗者朝晚各打十鞭，連續鞭打最多以七日為限。

“注意：各部長，上下院議員鞭數加倍，依照各人情況逐漸減少鞭數。”

那是第五點：重行採用鞭打，這是殖民主義者用了八十年到最近才廢除的刑罰。

“六．除了上述必要的待遇外，還要對被捕的人加以極大的恥辱。例如將他們當眾剝光衣服，可能時在他們妻兒面前為之。讓他們負荷重擔，並強迫他們負了重擔行路。但在行路時可准許穿着短褲。”

這真沒有什麼可笑我們都曾受過這些恥辱。請原諒我，但是這些都不能當作兒戲。

“七．鑒於國內情勢嚴重，有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危險，最好將再犯關在地窖內或監牢內，至少關六個月，絕對不許他們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注意：其中如有人因受某種虐待而致死時——這不僅可能抑且應該——事實真相不可洩漏，但可發表例如某某逃亡未能尋獲等消息。

“八．凡沒有死於監獄的人至少要在一年後方可釋放。這些人經釋放後要放逐到一個國家去，這個國家由我與已經在原則上同意的某些國家商議後決定之。”

我希望在座的那些國家自己明白。

“有些省政府主席會說此項措施未免過嚴。我要回答他們說，有些政客就是利用獨裁而掌權的。而且，我在上面所說的執行措施祇是構成我們希望在剛果成功的根本政權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打倒一切批評我們的人。

“有些贊成我們的主義的人也許你們不認識，為避免虐待這些人起見你們應將被拘禁下獄的人的姓名隨時編就名冊送給我，並敘明詳細情由，俾我指示你們如何適當地處置每一個人。

“這些命令應於收到此信時立即實行。這些命令如能認真執行，我確信我們一定能獲勝。

“最後，我要指出此信祇能給在你們的指揮下獲你們全部信任的那些官員知道。

“(署名) 總理 P. Lumumba”

這不過是宣讀的一項文件，但你們可以遭受同樣的待遇。

七七．在這以後——九月十六日，即在次日，因此函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Mr. Lumumba 宣告聯合國在剛果的使命已告結束。我本想向各位宣讀全文，但我有其他重要得多的事要向你們說。

七八．十月二十五日 Mr. Iléo 函秘書長派在剛果的特派代表，表示剛才提及的各項措施已經付諸實施。關於那函，這裏有一位 Mr. Baisi，他是目擊的人，當基卑省省長收到那封信時，他在該省。該省長找他來，告訴他說：“我的親愛的朋友，如果我把總理提倡的各種措施全部應用於你身上，你就已經活不成了。”因為這是 Mr. Baisi 告訴我的，所以我相信，我還問我自己，像 Lumumba 這個人是他所深知的，是和我們一起工作的，也是和我們一起奮鬥解放我們的國家的，怎能主張採取這些措施。那時我便決定他一定有些失常了。

七九．這裏有一封關於監禁於斯坦利市的議員們的信。這是 Mr. Iléo 給聯合國駐雷堡市的代表的信：

“我們確認 Joseph Iléo 和你的助理在電話中就此時被拘禁在斯坦利市的國會議員情形所作的數次談話。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總理 Iléo 曾經由你的助理劉先生告訴你說有幾位議員在斯坦利市被拘。他們是 Songolo, Danga, Bailougandi, Othita, Fataki, Felé Bougandi, Iloko, Azanga 及 Majounko 各位先生。當時曾向總理提出保證說，已訓令聯合國派駐斯坦利市的代表處理此事。Mr. Iléo 曾數次提到這事，特別強調必須趕快採取行動，使這些議員獲得釋放。但到現在為止，這些人仍被拘留於斯坦利市，生命頗有危險。茲將他們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來文一併附上。”

這些人那時被關在監獄內。今日他們仍在那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情形。

八〇．下面是他們十月二十日來文，這是他們能够寄到雷堡市的最後一件：

“十月十九日到二十日的夜間對我們來說真是非常痛苦的一夜。因有 Colonel Mobutu 率領軍

隊到達斯坦利市的謠言，這裏的“憲兵”就全副武裝趕往飛機場，我們原來是要首先受害的。

“我們今日十月二十日早晨居然醒來安然無恙，那是因為 Colonel Mobutu 到達斯坦利市的消息已經否認；否則你也許會已聽到我們中有些人早已死了。實際上我們是天天都在忍受 Lumumba 密函中所稱的獨裁第一階段的苛刻待遇。

“我們從可靠方面聽到 Lumumba 經常與 Gizenga 保持接觸，這位前任總理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仍在指使 Gizenga 對我們實行虐待。甚至看起來 Mr. Lumumba 已下令逕將我們消滅，而 Gizenga 與 Salumu 二人奉令後很是起勁。這兩個人祇在等待執行此項命令的方法。此種方法並不難找因為全部軍隊都在反抗我們，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難以形容。這就是說，我們都在危險中，尤其是 Mr. Songolo，他沒有一刻不受死亡的威脅。...

“當我們寫這函時，已經證實我們不久便要移送一個隔離的、不詳的地點去到那邊便要被處死。所以，這函是我們最後的一件。如果你不再接到我們的信，那就是說我們已移送並已處死。

“所以，我們現在向你道別，並向我們的家屬和親友致意，特別是向我們的國會同人道候，我們要請他們代替我們繼續工作。

“我們快要被處死了，因為我們與共產主義作戰。...

“再會罷。”

這是 Songolo 和他的朋友寫給 Kasa-Vubu 總統的信。

八一．我還想要對你們提到 Lumumba 被捕的事，但是我想這是用不着的。再者，這又會給你們議論我們內務的機會。不過關於剛果前任總理與聯合國的關係，我要刷新你們的記憶。僅僅提到最近的發展就已够了。你們聽了自會判斷這位政客的無限野心，醉心權力，完全沒有節制，他的殘暴、恐嚇和所謂“無可捉摸”。

八二．聯合國案卷中有的是關於在那位前任總理直接命令下對聯合國職員所犯暴行的紀錄：斯坦利市事件，有聯合國技術人員八人受到嚴重的虐待；八月十八日雷堡市 Ndjili 飛機場發生事件，聯合國軍中有加拿大官兵十四名遭毆辱；八月十七日在前任總理住宅發生事件，Mr. Bunche 派去送信的聯合國警衛人員兩名曾遭毆辱並受槍擊的恫嚇。後來又發生九月十一日前任總理親自領導企圖武力奪取雷堡市無線電臺的情事。

八三．前任總理請求聯合國軍事干涉以助其實施侵略陰謀，請求不遂，他便對本組織加以恐嚇；凡此種種，如欲一一列舉，未免浪費時間。

八四．此外他還號召暴動與屠殺。這位前任總理曾於九月五日晚上在雷堡市無線電臺向剛果人民講話，號召人民、工人與軍隊起來暴動。這是 Mr. Dayal 在其首次進度報告書[S/4531，第二十段]中提到的。這些事故促使聯合國暫時封閉雷堡市無線電臺。

八五．十月九日，這位前任總理在他那次有名的遍訪雷堡市酒吧的時候，儘管他自九月五日起已經卸職，卻作煽動的演說，要想鼓動人民反抗已確立的當局。他這種行動還是在某些國家軍隊的保護下進行的。

八六．他的出兵討伐南卡塞也是要記住的。秘書長九月七日第四次報告書中曾暗指前任總理派到卡塞省的軍隊屠殺 Baluba 人民的事說，安全理事會——請各位仔細聽——必須“妥為闡明聯合國軍的使命”而且“此時務須強調，本諸世界人權宣言及殘害人羣公約的旨趣，保護人民的生命”[S/4482，第十二段]。

八七．直到那時為止，儘管 Baluba 人民數千被屠殺，聯合國軍仍然認為他們的使命不允許他們制止那種討伐行動，因為據說這事關係內政。這點此時還需要重提嗎？這些南卡塞省的 Baluba 人民在飽受此種非常痛苦、屠殺、成千盈萬被逐出家鄉——不僅在國際間有難民，在我們本國內也有難民——他們為這位前任總理所僱用的軍隊和與他聯合一起的敵對人羣所追逐，至今不能忘懷於九月初發生的事故，這還有什麼奇怪？

八八．這位前任總理所使用的殘暴壓迫的手段決不會恢復和平，祇會種下新衝突的禍根。這種近乎殘害人羣的大量屠殺行動最後迫使 Kasa-Vubu 總統不得不於九月五日和前任總理分離。

八九．這裏也許應該提到，若不是這位前任總理從某一大國接受直接軍事援助，此種屠殺行為是不會發生的。

九〇．剛才業已指出，這位前任總理對於漠視聯合國，虐待並侮辱聯合國人員以及除了願意直接幫助他的以外，要求撤退聯合國部隊等等，從不感覺不安。他不僅以接受某一會員國的直接軍事援助來恐嚇聯合國；實際上他真的貫徹了此項恐嚇。

九一．我要對有名的國會多數說幾句話。這位前任總理曾數次利用下議院或上議院從某些代表取得他

所要的票數，方式是以刺刀或以制裁來恐嚇，或是許以報酬。他豈不是甚至於向代表允許設六十個大使的位置，又豈不是靠着某些幫助，虛報國會的表決結果？Mr. Dayal 本人豈不是在他的首次報告書中說，九月十三日國會聯合會議對免職後的前任總理所作授以全權的表決“在實體與計數方面多少有些不可靠”？〔S/4531，第二十六段〕。

九二．關於作假聲明一事，我現在祇欲提到這位前任總理在九月五日經總統 Kasa-Vubu 免職後曾於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間發表兩次聲明，自稱彼與總統 Kasa-Vubu 因有一位迎納外交官在雷堡市調停，已達成和解協議。但此項“和解協議”卻經正式絕對否認。

九三．這位前任總理的行為引起許多後果。剛果的溫和份子看到他這種過份的要求，同時明瞭他們對剛果全體人民所負的責任，感到必須與 Lumumba 分離，這是不足為奇的。事實上，在九月五日他被免職時，他的內閣閣員中離開他的或是辭職的，已在三分之一以上。後來，到了十月三日，他的剛果民族運動黨有二十個黨員，包括若干國會議員在內，聯名發表啓事，聲稱他們決定與他決裂〔S/4557，第二十段〕。

九四．那些指望國會恢復 Lumumba 權力的人可能是抱着極大的幻想，枉費心力。倘若一個人一再說謊、欺騙、敲詐、野蠻與無恥地操縱議會機構，則總統 Kasa-Vubu 要想這樣的人結束政治生涯，實在不足為奇。總統 Kasa-Vubu 在九月五日晚上經由國家無線電臺，以下列字句宣佈國務總理在政府機關內挑撥離間，剝奪人民的基本自由並使全國陷於內戰狀態，實屬有虧職守〔S/4531，第二十段。〕這個人今日竟被稱為法律的保衛者、議會制度與民主政治的戰士，這個人竟是多數非洲與亞洲國家要他作剛果政府首長的人。我不想再對這點多費唇舌。我希望你們能根據我所說的話作成適當的結論。

九五．關於高級專員團，你們隨便加以批評，不問它是怎樣產生的，也不問它是怎樣設法幫忙的。我要向你們略作說明。在成立這個組織以前，所有這些年輕人都還在大學讀書。一九六〇年二月在布魯塞爾舉行初次政治會議時，到比國京城開會的政治領袖彼此甚至在剛果也未見過面。殖民主義者的政策向來是把我們的國家分為若干區。要從一區到另一區去，必先領得旅行許可證，因此這些政治領袖實際上都沒有會見。在此種情形下，一致行動是難於做到的。政治領袖到達布魯塞爾時，看到這些學生已經籌開會議，並

且擬就種種指示，使這些領袖們結成共同陣線來對付比國殖民主義者。比國殖民主義者當然是團結一致的，而剛果人則毫不團結。由此可見，剛果學生那時已在開始努力統一。圓桌會議業已舉行，剛果的政治領袖堅持一個共同的立場。他們一致要求獨立，並且聯合起來實施壓力，最後終能獲致獨立。

九六．在布魯塞爾還召開了經濟問題圓桌會議，政治領袖在那次會議中與比國當局討論移交比國境內的一切剛果經濟機構。剛果學生又一次努力促使領袖們聯合一致，組織民族陣線。當時係由本人擔任主席。

九七．剛果學生雖然如此努力不倦，促進團結，但是他們從不自任政治領袖。他們甚至不參加競選；所以在這許多學生中至今僅有 Mr. Bomboko 一人當選，因為他曾決定參加競選。其餘的學生都拒絕競選，庶使領導國家的責任完全由政治領袖負起。那時我們對他們還有信心，但現在我們已不再信任他們了。我要告訴你們此中的理由。

九八．我們看到我們的國家在衰敗、社會破壞、到處混亂和不安全，尤其是我們看到梟雄政治活動。剛果一度原是一種經濟勢力，而今已經不是了。現在它必須乞人幫助，這個國家雖擁有無限的資源，此時卻不得不求助於貧窮的國家。這就是我們所以出面干涉的原因，我們急欲挽回並保全我們國家的尊嚴和榮譽。我們這樣做不是出於自願。事實上我們中有許多人那時並不在雷堡市。我們原來要讓政治領袖負起全部責任，至少是讓他們有肩負此種重任的充分機會。

九九．Colonel Mobutu 怎樣發動所謂“政變”？實際上那絕不是“政變”。一方面他接到 Lumumba 的命令，叫他逮捕 Kasa-Vubu 另一方面他又接到反對 Lumumba 的人的命令，叫他逮捕 Lumumba。他為軍隊的首領，能够怎樣辦呢？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反抗了；他拒不聽從任何人——不論是 Lumumba, Kasa-Vubu 或 Iléo。這就是他說“保持中立”的原因。假如他決心要盡責任，他怎能採取其他行動？

一〇〇．正是在此種情形之下，他才求助於大學生——那些在很久以前就曾促使政治領袖團結起來的大學生。他知道祇有他們仍能使政治領袖聯合一起，因此他交給他們一項臨時任務。此項任務祇是臨時性質，不僅國家元首與 Mr. Iléo 承認，甚至 Mr. Lumumba 本人也承認。Mr. Dayal 在報告書內提到 Lumumba 在女王旅館舉行的會議，當時他曾說明他認為高級專員團所擔任的職務主要是屬於臨時性質。Mr. Lumumba

的確是朝夕反覆，自相矛盾的，不過我要告訴你們他就此事所說的話。

一〇一．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要代替政治領袖。而且這也不是我們的任務。反之，如果政治領袖不要我們實現人民所期望於他們的目標。還有什麼事可做？

一〇二．我們現在已做到某種程度的經濟恢復。我們在馬塔地 (Matati) 港的輸出已達去年同一月份的數量。雷堡市和平業已恢復。卡塞省業已平定。我必須承認，該省所以能够平定，一半要歸功於聯合國干預。聯合國能够在 Lulua 與 Baluba 兩部落間造成一種無人地帶。但是，高級專員們也有功績，由於他們的努力，Mr. Kalonji 方能在國家電臺呼籲各方停火，即各部落間一律停火。你們非難我們此種愛好和平的行動嗎？

一〇三．我現在要談到若干非洲國家所作的少數令人遺憾的陳述。我很知道這些國家的代表。而且我和他們還有友誼。可是，他們在此地公然侮辱我們，好像我們不能以侮辱還敬他們似的。

一〇四．首先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就比國財產收歸國有所作的陳述。就在埃及境內收歸國有的財產而言，既然不是剛果的財產，就與我無涉。可是這一行動卻使你們得到一千萬美元。這種手法是輕而易舉的。如果你想賺一點錢的話，你只要到我們這裏來，好好地對我們說，叫我們將你趕走。這樣你就可回去，把別人的財產收歸國有，這樣便使你能獲厚利。倘若你真相信這筆錢是比國從剛果偷去的，你把這筆錢還給我們，我們就很感謝，因為這本是比國人從我們那邊拿去的。如果你不想還給我們，至少應該將它給聯合國，一千萬美元正好是支付聯合國在剛果行動一個月所需的數目。

一〇五．關於這位代表所說的撤退軍隊的話，我們很抱歉聽到所有這些非洲國家都要撤退軍隊。其實，他們並不了解剛果人，假使果然如此，那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欲了解剛果人。再者，這些軍隊本可對你們所支持的那個人效勞。你們倘若撤退這些軍隊，就不能支持那個人。難道你們是要拋棄他嗎？

一〇六．印度尼西亞代表說到剛果軍隊，就好像他們是一夥恐怖份子似的，他還用其他難聽的字眼來稱呼剛果軍隊。但是，閣下忘記了這軍隊參加過世界大戰，當然是在比國軍官指揮下參戰，它受過訓練，曾幫助衣索比亞從墨索里尼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他們進

入 Gambela, Saio 和 Asosa 等城鎮。你忘記了這軍隊也到過緬甸與埃及。不管你們作何種想法，這軍隊是經過戰爭鍛練的。

一〇七．印度代表懷疑剛果是否有傘兵。你們顯然以為我們在智力方面也是發展落後的。當然我們是發展落後的，可是我們也能有所作為。我們甚至在獨立前便有突擊隊。祇要使他們帶傘降落，便可成為傘兵。而且你們可以到剛果去看看。

一〇八．摩洛哥代表的陳述充滿了政治性的牽連。他說摩洛哥在剛果有軍隊，這些軍隊對於眼前的一切經過決不能袖手旁觀。他又說摩洛哥也許因此會採取某些措施而無須通過聯合國。摩洛哥政府所作聲明的原有字句是：“如果聯合國不改變它對剛果的態度，我們就不得不避開它而自行採取行動”〔第九一七次會議，第二三一段〕。此話怎講？你有意攻打我們嗎？如果你有此意，現在就請說明，以便我們的軍隊戒備起來。我極誠懇地希望不會有這種事，因為沒有理由在那邊互相殺戮，一面還在此地相對而坐。

一〇九．至於迦納代表，我不懂他何以表現如此多的仇恨和誤會。如果你們撤去你們的軍隊，那是非常可憾的事，但是，你如堅持要撤，我們就不堅決反對，否則我們就是不讓你們照自己的意思自由行動了。

一一〇．你們說到 Lumumba，那是你們的權利。我們都欽佩一些人，假使你們欽佩 Lumumba，你們可讓他領你們到你們認為所有的勝利。剛果人民卻不一定抱着同樣意見。就我們來說，我們正在尋求解決之道。我們不說此時已經找到最後解決辦法，但是我們將會找到的。而且你們可以看到剛果有些地方此時已經安定下來。不論你們作何種想法，你們儘可留下來，幫助我們達成進一步的安定，可是我知道你們的目標不在求安定，所以你們現在要撤兵。此外，還有許多事情要講，但我不要在此講完。我贊成不在此種正式公開的場合集會，以便我們可以靜悄悄地調和我們的主張。

一一一 主席：我想我們現在還可再聽一位代表發言。南斯拉夫代表曾請求發言；然後我再請幾內亞代表發言；因為他要求行使答辯權。

一一二．Mr. POPOVIC (南斯拉夫) 我首先要謝主席先生和理事會各位理事給我發言機會，俾便說明南斯拉夫政府對剛果共和國的事態發展到現在這種真正嚴重的階段所抱的意見。

一一三．我國政府一直在注意而且繼續注意此種事態，深感關切。安全理事會與整個聯合國現有兩個必須迅速解決而不容延遲的根本問題。

一一四．第一，剛果的情勢惡化得非常厲害，內戰的成份已愈來愈明顯了。外來干涉與妨害是造成目前嚴重危機的主因，此時正在逐漸增加。這就使原已極端嚴重的剛果國內情勢愈趨惡化，並使剛果人民早已飽嘗的種種艱苦益發加深。這不僅危及剛果共和國的生存與前途，還嚴重影響非洲的和平，因而也就嚴重影響全世界的安全。

一一五．第二，這些事態很嚴重地損害了聯合國的威信，因其主管機關不能實施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決議案。因此，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一般地說也就是聯合國，對剛果共和國的命運非洲與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都負有重大責任。

一一六．我無意敘述剛果危機的歷史。這一點，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多次會議中已有充份說明。

一一七．南斯拉夫政府對此問題的一般立場及其評估此種情勢所根據的基本因素，是大家所深知的。而且這些是與其他許多國家的態度一致的。我要特別提到本屆大會一般辯論期間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總統 Mr. Josip Broz Tito 在第八七八次全體會議中所作的演說。各位當然也記得我們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中的陳述，南斯拉夫政府最近提送給秘書長的備忘錄，³ 我國政府認為對發展到現在的局勢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以及 Mr. Pavičević 在第九一五次會議對此事所作的陳述。

一一八．我現在要詳論現有情勢中對我們當前這個問題似有特殊關係的某些方面。在此討論剛果局勢已有數日之久了。在此次討論中，有些代表竭力將剛果事態的現有轉變說作情況的穩定。一般說來，他們就是那些自以為已使干涉行動趨於鞏固並成為合法的人，他們現在一遇到認為有必要時就鼓吹所謂剛果主權不可侵犯。他們說，此種情況的穩定也許合某些人的意思，也許不合某些人的意思，無論如何卻總是已經穩定下來了。他們還說這是剛果的內部問題。我確信這些傑出的代表並未能使任何人信服，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因為他們所說的與事實完全不符。假使他們堅持此說那可能是因為這樣說明局勢合乎他們自己的目的，免得採取那些適合現有局勢需要的措施。大家都明白剛果並沒有“穩定”。除非採取一連串有力的

緊急措施，嚴格實施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決議案，使目前局勢激烈轉變，否則是不會“穩定”的。

一一九．讓我們正視事實。外國在剛果不祇是蠻橫干涉剛果的人民，還蠻橫干涉整個非洲的獨立與未來發展。它要用盡一切方法來消除剛果所有的憲政制度以及促進自由與正常內部發展的一切因素——大部份已經做到。許多事實證明目前剛果的特徵是一片騷動，完全不講法律。對此種情形負主要責任的是各種武裝部隊以及由比國干涉份子與其他殖民主義者所組織與資助的私人軍隊。這樣做的直接目的自始就是要使自由選舉的政府崩潰。這個政府不合殖民主義者的口味，因為他們希望保持在剛果的勢力，必須找出並強加新式的殖民地從屬關係。

一二〇．剛果憲政權力的根本來源，特別是國會和中央政府，已經受了打擊；剛果人民的公認領袖和根據人民意志與主權所選出的代表，都已橫遭消滅。這些都使剛果已宣告的獨立、它的主權和它的領土完整多遭危險大受損害。此種情勢，就剛果人民而言，乃是緊急的關頭、非常的災難，對和平、對聯合國在剛果以及在整個世界的權力都有危險。因此，凡派兵參加剛果聯合國軍的各國正在逐一自問：在現有情況下——在外國干涉行動毫未受到阻礙和聯合國目前正在進行的行動公然違反安全理事會與大會決議案所造成的情況下——它們是否能夠負起並分擔責任，這是問得很對的。

一二一．秘書長在第九一三次會議中說過，“撤退聯合國軍，我怕一切都會隨同崩潰”。這幾句使人深感不安的話：作何解釋？他還問聯合國是否打算正式許可執行更廣泛的使命。這問題又作何解釋？如果可以認為情勢業已解決或者業已穩定，會有人講這些話嗎？顯然不會。關於所謂剛果“情勢穩定”實情就是如此。

一二二．結論很明顯。外國在剛果的干涉行動必須儘速制止，毫不含糊；事實上，這是在那邊重建憲政與法律的最可靠方法，也是保障和平與安全以及剛果人民自身的自由生活與發展的唯一途徑。

一二三．在這裏用得很多的第二個論據，是關於非法逮捕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首長及對他施以極野蠻的待遇等問題的代表企圖將此種暴行說得很輕，把它稱作個人問題、人權問題等等。但是，問題顯然完全不同。Mr. Patrice Lumumba 是唯一合法政府的首長；同時他是剛果最重要的民族政治運動的公認領袖，他代表剛果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奮鬥。此話也適用於被

³ 同上，文件 A/4628。

拘禁的其他剛果政治領袖、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其他代議機構的人員。

一二四．事實既然如此，剛果的真正民族領袖和愛國份子正在遭受篡奪權力者迫害與拘捕，而後者竊據位置的唯一根據祇是殖民主義國家全力支持和甘心充任其爪牙，此時期望剛果情勢會安定，或趨於正常，期望事態積極轉變，那是一種危險的幻想。恰恰相反，事情十分明顯，此種武斷行動勢必釀成內戰，影響所及，決不會限於剛果。

一二五．爲了此種理由，南斯拉夫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要求立即釋放被拘禁的剛果政治領袖，俾使他們能够重行擔任法定職務，從而保證憲政機構可以正常地發生作用。

一二六．此時有充份證據證明 Mobutu，他的私人部隊，所謂高級專員團以及在各省的類似的其他外國人員就是現有外國干涉行動的主要後盾。秘書長在剛果的特派代表 Mr. Dayal 的第二次進度報告書將 Mobutu 及其黨羽的違憲與非法行動敘述得非常明白。該報告書還證實一項事實，即他們的非法行政機構統由原來殖民國家的公民控制。可是，我們在五個月前即已議定，依照聯合國的原則，這些人應該立即停止干涉行動，並全部撤出剛果。

一二七．這就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即剛果現有的內部衝突是與多方面的組織妥善的外國干涉行動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解決內部衝突、恢復合法狀態以及確保回到自由與自由政治發展的措施一定要與立即斷然制止外國干涉的措施同時付諸實施，因爲剛果已有的及正在發生中的種種逆轉情形就是此種干涉行動所造成的。

一二八．有些代表要想恐嚇我們說，如果我們繼續照從前那樣反應我們就是甘冒將“冷戰”帶進剛果的危險。果是如此——假定“冷戰”仍是冷的——與此時正在進行的外國干涉行動相比較，倒幾乎可說是一種改善。這些先生們總是以他們自身和對方陣營爭辯的立場來解釋一切，並替一切辯護。他們以需要抵抗對方陣營的目標來說明自身的目標和他們所採用的武力行動。無論如何，不管這些目標是真實的或是想像的，無可逃避的事實是殖民主義的國家不論利用何種藉口，它們正在以武力進行干涉，以便壓迫剛果人民。

一二九．關於這點，另有一些人——甚至就是相同的一批人——以據說是來自斯坦利市的消息爲根據，告訴我們說，白人的生命已受威脅，應該不惜任

何代價來加以保護。無論如何，這裏所說的威脅並未證實。這一點姑且撇開不說，我們當然贊成保護白人，不論他們在那裏；但是這不應該使我們離開真正問題，即保護黑人的問題，他們是剛果的土著，剛果是他們的家鄉，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所以必須保護他們不受某些外國人的干涉，不管他們的膚色怎樣——我是指的某些外國。

一三〇．這就領我們到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聯合國軍在剛果的適當地位與任務問題，它執行受委託任務的方式問題。這是關於改善剛果現有嚴重情勢，使其朝着積極方向進展並保持聯合國在國際關係上的建設性作用所引起的第二個根本問題。

一三一．我想我無須重述我國政府政策的唯一目標是在維持和平及普遍加強聯合國在國際關係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不得不說明負有實施安全理事會與大會決議案責任的聯合國官員和剛果聯合國軍指揮部並未完成他們的任務，或稱他們的基本使命——即制止外國干涉行動，幫助剛果合法政府與剛果人民克服干涉行動所造成的困難，以及保持該國的真正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這些聯合國機構不僅表現出極端的而且時常令人無法理解的遲疑與優柔寡斷的態度，甚至還引出所謂不干涉剛果內政或尊重剛果主權政策的理論來爲它們此種失敗作根據和理由。他人正在干涉，正在以最積極方式干涉剛果事務，此種不干涉政策能有何種效力？約在二十五年前我們在西班牙看到此種政策的後果。今日此種政策也同樣爲外國干涉主義者大規模地利用，這政策對他們是很有用的。他們從聯合國在剛果的主管當局方面並未遇到真正的，或有力的反對。

一三二．我們最近已數次強調說過，一種荒謬而可笑的情勢業已發生。聯合國軍是經剛果中央政府的請求派到剛果去的，剛果中央政府尚存在時竟遭漠視，而在行使正當職務時，也受到阻礙。只要剛果國軍仍是國家固有結構的一部分，它就在各種藉口下，必須接受裁軍程序。但在今日——在不干涉政策的掩護下——外國干涉的武力、在剛果的直接軍事、行政及其他領袖以及此項干涉行動的當地剛果黨羽就被准許並處於執行一項行動的地位，而這項行動的計劃與執行都是彰明較著的。

一三三．我已經提過的秘書長在剛果的特派代表的報告書甚至還沒有在聯合國內討論過。該報告書以極明顯的方式，附以證明文件，揭穿外國在剛果的干

涉行動的範圍。對所有願意知道此事的人來說，秘書長在他最近提出的報告書內也提及這點。

一三四．這裏有許多代表曾對聯合國在剛果的行爲發表過意見，並嚴厲地加以指責。他們都曾強調我剛才請各位注意的那種危險。他們也就現時應該採取的行動。表示意見，並作出提案。

一三五．這些代表主要是屬於那些國家呢？他們所屬的國家，都是在歷史過程中曾經遭受到殖民地統治所造成的困難與痛苦的；它們在付出重大犧牲的代價後才獲得民族解放與獨立；它們也曾多多少少遇到過類似此時在剛果進行中的那種干涉企圖。這些國家都是剛果共和國人民的朋友，主要是非洲國家。聯合國與國際社會看得很對，認爲它所最宜於幫助執行本組織在剛果的任務，不論是對剛果的聯合國軍作貢獻或以其他方式相助。

一三六．這些國家的代表前幾天在安全理事會的陳述已說明他們不贊成聯合國在剛果的負責機關現有的政策或行爲。他們一致表示希望聯合國迅速採取有力行動，以掃除剛果的困難與危險。這些國家中每一個都在要求採取緊急與必要的行動和積極與特定的步驟。我深信整個聯合國不能夠對這些國家的呼聲與它們在危急時機提出的警告充耳不聞。

一三七．南斯拉夫政府雖然很不同意聯合國機關在剛果的現行政策，但將繼續努力尋求經由聯合國直接行動積極解決剛果問題的途徑，以緊急措施來一勞永逸地制止情勢惡化並斷然改變那種傾向。要想做到這點，必須消滅一切干涉份子的武力，掃除他們過去行動所造成的結果以及恢復該國的憲政。

一三八．有人說，在前此通過的各項決議案內，關於指定聯合國機關及軍隊擔任的任務規定得不够清楚，無法使他們採取有力行動；我們不同意此說，可是聯合國在剛果所負使命問題卻必須以新訓令來加以解決。此項新訓令應該儘可能力求確切，並與從前決議案的精神與真正意義以及情勢的需要相符合。此時已無理由再事遲疑，而且時間也不容許我們再事躊躇。

一三九．採取權宜辦法或是負起一半責任已嫌不够應付了。對於顛覆行動不能以好話、宏願或是重複朗誦原則來制止，而必須切實予以阻止。

一四〇．外國干涉行動還大大地改變了這個問題的背景以及法律與憲法方面。我已說過，此時最爲重要的是採取最有力的措施來迅速制止剛果境內的外國

干涉行動，掃除干涉行動的一切影響，包括此種行動的人員及工具。

一四一．否則剛果的情形不會恢復正常或安定，聯合國在剛果的任務將無法達成，產生極端嚴重的國際複雜情形的可能性也無法消除，這一切都已明白看出。但是南斯拉夫政府還認爲——這兩件事是密切相關的——必須公開承認並從此種承認作出必要結論，即似 Mobutu 那種高級專員團的所謂當局完全倚靠受僱傭的軍隊和外國供給的軍備，是完全非法的，因爲他們無非是外國干涉行動的工具而已。

一四二．要想恢復正常，還有一部分工作，這就是必須儘速取消僱傭軍隊並將剛果境內的一切武裝部隊與私人軍隊統統加以控制，不讓他們從事政治活動。在已經造成的這種情勢下，唯一解決辦法是由剛果的聯合國軍指揮部及其所轄國際部隊負起保持剛果安全、秩序與正常生活的全部責任——我重說一遍，全部責任——直至建立必要情況使其他機關和將來剛果國家軍隊能够正常執行職務之日爲止。

一四三．此種有力的有益行動的第一步，必須照我已說過的，立即釋放中央政府首長 Mr. Patrice Lumumba 以及遭非法逮捕的所有其他剛果政界領袖。

一四四．爲了保證聯合國派在剛果的負責人員奉行一貫的政策起見，我想如能在剛果境內設置一個主要是由非洲區域國家代表組成的新諮詢機構，不失爲有益之舉。這個機構也許會減輕聯合國的指導機構與執行機構所負的若干責任，甚至還會同樣地幫助剛果未來的合法政府。

一四五．假使採取了這些和其他措施，我們能够恢復剛果的正常與安定情況，聯合國的首要工作之一，顯然就是幫助剛果及其飽嘗痛苦的人民克服過去數月的慘痛事故所大大加重的經濟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困難；總之，幫助剛果人民集中一切力量來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以及鞏固他們的獨立與發展他們的社會生活。

一四六．聯合國對於大戰後國際關係的發展有過確極重大的寶貴貢獻，尤其是促成殖民地人民行使自決權與獲致獨立。本組織常爲此種程序供給最有力的構架並一貫地予以法律承認。

一四七．我們正在迅速走向最後剷除全世界殖民主義，如果聯合國，此時竟讓它在剛果的任務與活動受到有決定性的損害，那就更是可悲了。外國干涉行動當着聯合國軍的面，公然破壞剛果的獨立與主權，自不免嚴重地損害到聯合國將來在國際關係方面的任務。

一四八．凡是重視此種任務的人都要把本組織在剛果的失敗，不但看作剛果人民所遭的重大打擊，而且看作和平、全世界的平等以及聯合國所代表的一切等所受的重大打擊。那些對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有關係的人，尤其是那些抱着自私心理正在玩弄極不負責與極危險的手段的人所負的責任更大。

一四九．最重要的是誰也不要慶祝勝利過早。現有的成功是悲哀的，勝利也是空虛的；它們都不會持久。更深的、更嚴重的衝突必然會到來，而且來得很快；作惡的人必然受到惡報。我們相信理智與共同的好意終會佔優勢。

一五〇．我們不要自欺。新答案和迅速有力的新步驟是一定要有的。剛果本身與其周圍的危機愈是惡化，整個非洲大陸的危機也就愈趨惡化。這會造成無法估計的國際後果。我們此時還可以預防。

一五一．聯合國在過去常會克服困難，找到正確的途徑來積極地、和平地挽救複雜而危險的情勢。

一五二．我們深信這不是偶然的成功。儘管有別的消極傾向和一切反對力量，卻有一種堅定的邏輯正在引導事件進展走向新的更進步的各人民間與各國家間的關係。在此種過程中，聯合國處於極端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政府衷誠希望聯合國在剛果不致辜負全體人類爲了熱烈期望和平此時對它所抱的希望。

一五三．因爲我在此地所說的一切——因爲剛果情勢嚴重——我國政府派我到此地來，並正式命令我要求大會召開緊急會議，不管安全理事會作出任何決議。

一五四．**主席：**如果理事會各位理事不反對，我現在要讓幾內亞代表發言，然後決定我們繼續工作的途徑。可是，秘書長業已要求發言。

一五五．**秘書長：**主席先生，我僅要請你在幾內亞代表發言後，給我幾分鐘時間從事解釋。

一五六．**Mr. TOURE Ismaël(幾內亞)：**我現在行使答辯權要略說數語，論及那自稱是剛果共和國代表而對我來說祇是代表那個所謂高級專員非法行使權力的一個青年所作的陳述。我必須承認那個青年所給我的印象是他確是真誠地愛他的國家，但是他被拉離開學校參加工作，未免過早。他在政治方面無經驗——他本人已在這裏坦白承認——自然被人利用，使他做可能有遠大影響的事情；對於這點我不欲多言。我真誠希望他明瞭政治這個東西——他顯然留給國內的政客玩弄——在某種情況下是非常重要的。

一五七．我還要說幾句話要他安心，我們離開剛果，因爲我們覺得現有情況使我們的部隊不能擔任應有的任務。依照部隊所負的使命，也就是聯合國的使命，它的任務是協助剛果政府保持剛果的一切機關並保障剛果的獨立；換言之，終止比國的侵略並使剛果憑着它的正常機構及人民的積極擁護向前邁進。我們覺得此時不能再談綏靖，因爲已經沒有政府，而且我們知道剛果的最惡毒的敵人控制着正在運用中的非法機關。這位青年就是屬於此種非法機關之一。我確信他心裏是愛國的，是真誠的，但是我要簡單地告訴他，一個剛由人民自己努力才獲致獨立的國家的愛國公民的最佳顧問，決不是那些業已統治他們達八十年的人——那些人曾使剛果經濟強健卻使它本身依然貧窮，那些人在剛果才獲解放後便着手侵略，以使用某些方法使甫告獲致的一切——包括自由、主權及重行掌握剛果本身利益的可能性——全部破壞無遺。

一五八．**主席：**秘書長倘不反對，我現在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發言。

一五九．**Mr. ASHA(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剛果代表剛才發言時提到我國。如果我正確了解他的話，他說，我國政府將比國財產收歸國有，因爲我國的使節被逐出雷堡市。他又說，如果我們認爲此項價值達一千萬美元的財產——他提到一千萬美元的數字——是比國從剛果偷去的，我們可以把這筆錢給剛果，或是給聯合國，以充一個月的開支。他還說，我們和另外幾個非洲國家決定將我們的軍隊撤出剛果乃是大錯。

一六〇．可是，就比國財產被收歸國有及此項財產據說價值一千萬美元的付給說，我必須告訴他，這純粹是我國的事，與他的國家或任何人的國家無關。他最好將來不要多管我們的事。

一六一．關於第二點，撤退我國軍隊的問題，我國外交部長 **Mr. Fawzi** 已在理事會第九一六次會議中將我們的立場說得很清楚。**Mr. Fawzi** 所說的，我無須加以補充。此舉是否錯誤不用剛果代表關心。

一六二．**主席：**秘書長如同意，我現在請剛果代表發言。

一六三．**Mr. CARDOSO(剛果，雷堡市)：**我謝謝你，主席先生，我也要謝謝秘書長讓我在以前先說話。我祇是要答覆那些至少可說是毫無禮貌的話。我相信這位幾內亞代表跟我一樣年輕，或是不相上下，他不能把一國的代表看作是一個小孩子。我雖年輕，但是一個人的價值是不能以年齡來衡量的。再者，我覺

得驚奇，對於此種微不足道的事情竟然表現出如許雄辯，浪費了如許唇舌。我幾乎要說，Lumumba 所以失敗，都是因為聽了幾內亞的壞主意，由於這些人對他勸誘，領他走上極端主義的道路，他才有今日的下場。

一六四．我不欲多說，因為我不願玩弄政治。我把它留給幾內亞代表玩弄。

一六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答覆說，收歸國有問題是他本國自身的事；關於這一點，我說這當然是你的事。我無須對這點多說話。不過我希望你也讓剛果人民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因為他們的事應由他們自己處理，正像他們不應該與聞你們的事一樣。

一六六．主席：我現在請秘書長發言。

一六七．秘書長：南斯拉夫外交部長提到斯坦利市的情形。我很抱歉，那種威脅確是真有的。幸虧採取有力的、明智的行動，特別是衣索比亞軍隊所採取的行動，威脅才告解除。我還不敢斷定此種威脅是否不過暫時解除。所以，現實依然對着我們。

一六八．有人——我想不是南斯拉夫外交部長而是在辯論中早先發言的一位——暗示說此事可能涉及歧視問題，聯合國關心斯坦利市受威脅的一批人，比較關心其他種族的人羣更甚。我可向理事會各位理事保證說，我們對斯坦利市那批人——碰巧他們是白人——所給予的保護正與在早期所予例如 Baluba 人的保護完全一樣。我不承認我們或我們中任何一人在實施我們的政策時對種族加以任何區別。不錯，誠如幾內亞代表所說，我們已在雷堡市取消了一些保護的措施。他可以看到主要的改變是我們已不再保護 Kasa-Vubu 總統。

一六九．還有一點我要在這數分鐘內提到，這即是關於我們在九月初前後解除武裝與合作的政策問題。我們從未建議或企圖在九月初以前做到解除武裝。此種解除武裝是經 Mr. Lumumba 的中央政府的請求而進行的，而且是自願性質。此事本是由我提出的，因有剛果國軍的一部份在南卡塞省脫離他們的系統，正在對 Baluba 人進行一種私人的戰爭。大家知道，這個解除武裝問題後來又由其他方面基於其他理由，予以提出。

一七〇．關於合作問題，我們曾在技術方面很努力的合作，直至九月初為止。我們到了九月初以後才發覺此種合作一天比一天困難。

一七一．主席：在我們進行討論未來工作問題以前，理事會各位理事如不反對，我要讓幾內亞代表發言，該代表曾請求准他行使答辯權。

一七二．Mr. TOURE Ismaël (幾內亞)：秘書長曾向我們解釋關於最近聯合國決定不繼續負責保護剛果政客，尤其是剛果國家元首 Mr. Kasa-Vubu 一點，我們感謝他的此種解釋。如果我國代表團有何意見要提出，那就是聯合國這項決定應視為非常可憾。鑒於剛果現有的分裂情形，我們相信聯合國很應該從事保護，至少是暫時保護剛果最重要的領袖，特別是享有豁免的國會議員及部長，直至找到解決辦法為止。

一七三．如果聯合國在某種程度內把此項職務留給雷堡市地方當局擔任，而不預備自行擔任，那末此種辦法應該普遍，因為我們確切知道在東方省的情形也是一樣，那邊有應該負責的省當局。假使將來聯合國祇保護為聯合國行動所僱用的人，我不明白它有何種正當理由要保護一批完全應受地方當局管轄的人。

一七四．這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尤其是因為聯合國如決定保護國會議員、部長或至少是國家元首，誰也不會覺得不平的。這不會得罪任何人，也不會引起憲章的誤解或對聯合國在剛果的任務有何誤解。

一七五．主席：我現在要斗膽建議聯合國如何繼續工作。我們此時業已討論結束，對於在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也已經大致交換過意見；我們還在某種程度內對決議草案交換過意見。我覺得我們現在已更接近於作成決議的階段。我們可能還要聽到少數人對決議草案作陳述或行使答辯權，但我們或者可能在今天結束此項目的工作。我提議現在散會，到晚上八點三十分或九點鐘續開，以便在今晚會議完成我們的工作。

一七六．倘使尚有其他意見，我也樂於傾聽，不過我想此事性質迫切，我們不應再多作討論。

一七七．Sir Claude COREA (錫蘭)：我完全同意此項討論應儘快結束，因為對於剛果的情勢必須有所決定。同時，我想我們完全明瞭我們討論中這件事非常重要，所作的決議必須儘可能為整個理事會接受，並能圓滿而有效地處理剛果現有的情勢。

一七八．理事會主席與各位理事都知道另有一件決議草案正在準備中，並由理事會若干理事與此次會議惠然參加對我們提出意見的若干代表加以商討。由於中間隔了一個週末及有其他事情的關係，此項商討尚未完畢。

一七九．我很抱歉，以此理由，建議我們在明晚開會辦完此項工作，而不在今晚繼續開會。到了那時我們大家都已審議過此項決議草案，我們就可充份表示意見，究竟是何項決議草案可以適合情勢的需要。

一八〇．爲了此項理由，僅僅爲了此項理由，儘管這是違反我本人也想從速結束此事的意願的，我要建議我們明晚開會，不在今夜續開，以便我們毫無困難地完成這件事情。

一八一．主席：我以爲現有兩個提議：一是我們今晚開會，一是我們明晚開會。我們似應加以表決。

一八二．我很明瞭錫蘭代表的主張，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我們鑒於現有的一切困難，應該竭盡所能在今日結束此項目的討論。因此，如無人反對，我就舉行表決，這樣我們就可作出決議，而不浪費時間。

一八三．Sir Claude CORBA (錫蘭)：主席先生，對於此種問題，我真不願有兩件決議草案付表決。你是以主席身份或蘇聯代表資格提出的一個不同的提議。我祇將它看作是一項建議。

一八四．我完全是受了一種感想的驅使，認爲對這樣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設法使理事會通過一項可能有益的決議案，我們必須避免在經過此次冗長的討論後竟無任何決議案或竟不採取任何適當行動的那種可能。

一八五．主席先生，你完全知道有一件決議草案由我擬就。我爲了這項草案曾不憚麻煩與許多國家爲數衆多的代表相商。但困難是剛果的情勢既是如此，我們還未能找到一個大致可獲我們所想有的那麼多人接受的決議草案，俾使理事會也可予以接受。我想此種搜索工作是值得的。我們也不能爲了節省半天或一天功夫就不讓我們有找到一件可獲理事會全體理事或大部份理事接受的決議案的機會。

一八六．如果這點不讓做到，我就不願表決，除非其他理事願意表決。我寧可不提出決議草案；但是，這樣我就要剝奪了我本人，也剝奪了理事會各位理事審議一個考慮周詳的提案的機會，而這個提案也許會有博得理事會支持的可能。

一八七．我是抱着這種目的才着手草擬決議草案的。主席先生所深知，我已經擬就一件決議草案。該草案正由爲數很多的代表們在審議着；但據我看來尚未到達提出的階段，因爲我還沒有獲得足夠的同意可使我向理事會提出。

一八八．這就是現有的情形。這就是我建議我們明天開會完成這項工作的理由。此事完全聽由主席先生決定。

一八九．Mr. SLIM (突尼西亞)：我此次發言，主要是在支持錫蘭代表的提議。我們已到達必須以一項決議來終止我們的討論的階段，而此項決議也許可獲理事會多數理事擁護，同時也可能有助於挽救剛果現有的嚴重局勢。

一九〇．我在提出本代表團這點意見前，曾躊躇片刻，因爲我知道剛果情勢雖然嚴重，但我們還面對着另一國內更要嚴重得多的一種情勢，尤其是在過去的四十八小時，此項情勢此時已成爲第一委員會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九一．我知道，阿爾及利亞的情勢，特別是在過去四十八小時內的發展情形，可能引起安全理事會的討論，因此我不知在兩種可能途徑中何所抉擇：同意我們主席的建議，我們在今晚就將這個剛果問題處理完畢，俾使我們全力在第一委員會內作有益的討論；或是贊成錫蘭代表的提議，使我們此次討論產生一項可以有效應付剛果目前情勢的決議。

一九二．我最後決定——請主席先生准許我——贊成 Sir Claude 的提議，因爲我覺得無論如何這個理事會——聯合國的一個主要機關，也許是最重要的機關——應在結束討論時作出一個真正的、實在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可使情勢改善但決不妨礙第一委員會內正在對阿爾及利亞情勢進行的討論。關於後一種情勢尚待作成可能更爲重要的結論。

一九三．Mr. LEWANDOWSKI (波蘭)：也許我可以向錫蘭及突尼西亞兩國代表提出建議。我們現在已有兩個提案，可能引起一些討論。或者會有程序性質的討論，有更多的人要作陳述。這些可能在今晚我們處理完畢了這優先處理的兩個提案時準備妥當。這樣，假如理事會同意，我們就可在今夜作成一切工作。

一九四．主席：還有人要發言嗎？我已仔細聆聽剛才錫蘭、突尼西亞和波蘭三位代表提出的一切理由，我的結論是此事必須由理事會自行決定。我不欲負責對此問題作個人的決定，因爲此事不僅從程序的觀點說頗爲重要，在實體觀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我特別考慮到突尼西亞代表所說的理由。我要請理事會各理事就我們應該在今日或明日開會這個問題以簡單的表決方式表示意見。

一九五。我將我們定於今晚九時開會的提案付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突尼西亞、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提案以九票對二票否決。

一九六。主席：在此種情形下，我想唯一辦法就是決定在明晚八時三十分開會，因為大會全體會議開會，我們沒有其他時間。

決定如議。

午後七時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u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19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 N.

Price: \$U.S. 0.50; 3/6 stg.; Sw. fr. 2.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07897
Sept. 1962-100